

## 《睽車志》與歐陽玄

蘇曉君

**內容提要：**志怪類小說《睽車志》在古籍中種類較為繁雜，僅著者就有很多種題法，並且相沿著錄至今。經過一番仔細比對後發現，從內容看不過兩種而已。其中之一題元朝人歐陽玄撰，但歐陽玄是否真曾撰寫過《睽車志》，還存有很大疑問。本文在對此書簡要介紹後，根據相關史籍的記載做了一些分析，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，可供參考。

**關鍵詞：**歐陽玄 睽車志

“睽車”一詞出自《周易》第三十八“睽”卦及其爻辭“見豕負涂，載鬼一車”。疏云“睽者，乖異之名”。就字面意思而言，它或可以形象地理解為一輛裝載著乖異之事的輦車。古人使用“睽車志”這種叫法比較含蓄，其實所記錄的就是一些鬼怪神異的事情。這類文學著作很早就出現了，如漢東方朔的《神異經》、晉干寶的《搜神記》、唐褚遂良的《鬼冢志》等，四部分類上都屬於集部小說類志怪之屬。

### 一、四種《睽車志》

同名異書古籍中多見，其中有四種《睽車志》，分別標注了四個不同的著者，常見的是宋郭彖撰六卷本《睽車志》。這部書約成於南宋早期，如今在各種古籍書錄及相關辭典中都可以查到。書中記錄的是當時各種耳目見聞，多為談奇說夢之事。如：

治平丁未（1067）漳州地震，裂長數十丈，闊丈餘。有狗自中出，視其底，皆林木，枝葉蔚然。（卷二）

邵彪大夫未第前，夢黃衣人持春榜來，欣然取視，榜背乃己姓名，而下注一龍字。寤而自解，謂必應龍首之選。來春登第，乃在行間。餘年而耳聵，始悟龍者，謂耳聵也。（卷六）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這部書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和評價：

……書中所載多建炎、紹興、乾道、淳熙間事，而汴京舊聞間為錄入。各條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說，蓋用《杜陽雜編》之例。其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，以資勸戒。特摭拾既廣，亦往往緣飾附會，有乖事實……然小說家言，自古如是，不能盡繩以史傳，取其勉人為善之大旨可矣。<sup>①</sup>

宋張端義在其史料筆記類著作《貴耳集》中，關於這部書的成因還有另一種說法。他在卷上中曾提到“憲聖在南內，愛神怪幻誕等書，郭彖《睽車志》始出”。南宋高宗生性怯懦，南遷避敵後，為人所惑，偏愛神鬼之事，郭彖撰寫這部《睽車志》不過是為了迎合當時皇上的喜好。此書流傳較廣，前些年也有出版，在1985年中華書局的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和1995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的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等叢書中都有收入。

第二種題為宋陸偉撰一卷本《睽車志》。這個本子最早出自明陸楫編輯的《古今說海》。這部叢書成書於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凡一百三十五種，其子目《睽車志》的卷末題有“宋陸偉撰”四字。這種卷末落款的格式不合常規，在古籍中比較少見，它便是後人確定著者的依據。但通篇讀下來就會發現，書中所記錄的十二則故事，有十一則均是出自郭彖的《睽車志》。具體是第一至三則取於郭著卷一，四至七則取於卷三，八、十、十一則取於卷四，第十二則取於卷六；僅第九則講一對孿生兄弟的事係他出。因此從內容看，題宋陸偉撰是不對的，準確地講它應是郭著的節抄增補本；而且陸偉其人其事也無從查考，僅僅見到這幾個字的尾題就下結論還是過於輕率了。《古今說海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陸楫書中的這一筆影響了上百年，直到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邵氏西山堂再刻《古今說海》時，依然盲從地照題宋陸偉撰。

第三種是歐陽炯（896—971）撰《睽車志》。在古籍中這種提法有明刻本《合刻三志·志鬼類》，卷端題唐歐陽炯纂。此外明末刻本《八公遊戲叢談·豆香說鬼》也題唐歐陽炯撰。不過這也是一種誤題，因為不但它的內容條目與題為歐陽玄的撰述完全相同，而且書中所出現元朝人物的記錄晚於歐陽炯近三百年，從時間上看也是講不通的事。

第四種就是所謂歐陽玄的一卷本《睽車志》，有關此書和著者倒是要頗費些尋思。

## 二、歐陽玄的《睽車志》

題為歐陽玄撰寫的《睽車志》實可謂是一部談鬼錄，樁樁件件共記一百四十二條，但讀來並無駭人恐怖之感。這部書語言十分精練，敘文簡約，戲謔之中也無刻意宣揚鬼道，可做談諧小說看。每段的標題即是一個有關鬼事的名詞或詞組，條目獨立自成單元，敘事中對於史料多方採集，搜求精細，每條文字均不長，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一部有關鬼事的詞書。下面略舉幾例：

### 無處非鬼

天下無處非鬼，充塞無間。獨互人國白玉城，自女兒牆下，俱以白玉為之，鬼不敢入。蓋鬼陰物，喜黑而畏白耳。

### 偃鬼

虎所至，偃鬼為之先驅，輒壞獵人機械。當以烏梅、楊梅之類布地，蓋此鬼嗜酸，而不顧虎，虎乃可擒。

### 海潮鬼

一人夢亡者曰：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，每日潮上，皆我輩推擁而來。

### 燈下鬼現

嵇中散（嵇康）燈下彈琴，忽有一人面甚小，斯須轉大，遂長尺餘，單衣革帶。嵇視之既熟，吹其燈滅，曰：予恥與鬼魅爭光。

### 役鬼

左慈，明六甲，能役鬼，坐致行廚。

### 賣鬼

南陽宗定伯，年少時夜行逢鬼。問鬼所忌，答云：唯不喜人唾。定伯便擔鬼著頭上，急持行。徑至市中，下著地，化為一羊，唾之，恐其變化，賣之，得錢千百五。

其中“役鬼”只用十餘字便講述了一段生動故事，其精煉簡約已達至極。比較而言，讀這部充滿靈性的《睽車志》要比郭彖附會緣飾的敘文輕鬆有趣得多。

書中先後出現過數十位著名歷史人物的名字，如嵇中散、梁武帝、陶貞白、杜子美等等，多是宋朝以前的人。唯獨在第一百零三條“鬼氣”中出現了一個元朝人，文說“楊仲弘以下詩文，多殺機鬼氣”，意思是說楊仲弘的詩文既犀利又怪異，這是“鬼氣”一詞的出典處，它也成為確定成書年代的一個重要依據。楊仲弘（1271—1323），名載，杭州人，字仲弘，元延祐二年（1315）中進士，與歐陽玄是同時代人。史稱其文自成一家，文詞跌宕奇奧，文章以氣為主，博敏不肆，現存世有《楊仲弘集》八卷。由《睽車志》中楊仲弘的這條記錄可以肯定，此書只能是楊仲弘之後的人所作，而不可能是唐朝人歐陽炯的作品。

歐陽玄所撰《睽車志》尚未見單行本行世，就目前所見，從明朝到民國初共有五部叢書曾經收入過：第一明陶宗儀輯、陶珽續輯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刻本《說郛》；第二明佚名輯清初刻本《錦囊小史》；第三明佚名輯明末刻本《宋一百四十名家群賢小說》；第四明馮猶龍輯明崇禎間刻本《正續太平廣記·宋人百家小說》；第五民國四年（1915）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《古今說部叢書》，這是最晚的一部。

在這五部印本叢書中，以陶氏所輯《說郛》成書年代最早，從時間和內容上看，其他四部叢書選取的祖本很可能都是源於此。陶氏《說郛》原輯一百卷，共收書一千餘種，初期只有寫本傳世，而無刻本流傳，直至明末。是書版本較為複雜，傳世有一百卷和一百二十卷兩種，現在見到的最早刻本，是陶珽重輯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刊刻的一百二十卷本。陶珽對陶宗儀原書做了大量增補，擴充至一千二百餘種，但增補後被認為珠櫛兼收，冗濫殊甚，已非舊作。近人張宗祥（1882—1965）也認為他所輯入的部分“錯誤指不勝屈”，便根據當時京師圖書館藏明抄殘本及其他所見明抄本復為一百卷，於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，被認為較接近原本，其中歐陽玄的《睽車志》卻被刪掉了。

### 三、歐陽玄及《睽車志》

歐陽玄（1273—1357），元朝文學家及史學家，字原功，號圭齋，潭州臨湘（今湖

南長沙)人，是北宋文史學家歐陽修的後人。延祐進士，致和元年(1328)任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，曾編修四朝實錄，參修遼、金、宋三史。歷官四十餘年，凡宗廟朝廷大冊制誥多出其手，名山大川、寺觀碑文、貴人墓誌，以請其撰寫為榮。卒謚文，有《圭齋集》行世。

現存歐陽玄的《圭齋集》共十五卷附錄一卷，卷一是賦、頌，卷二五言、七言古詩和雜體，卷三七言、五言律詩，卷四七言絕句，卷五、卷六記，卷七、卷八序，卷九廟、碑文及神道碑，卷十墓碑銘、墓誌銘，卷十一阡表、哀辭、傳，卷十二經疑、書義、策，卷十三詔、表、冊文、銘、說，卷十四題跋，卷十五贊、募疏、簡啟、祝告文、祭文，附錄收有他人給歐陽玄所撰神道碑兩篇、碑跋一篇、行狀一篇和傳文一篇，其中沒有《睽車志》。

《圭齋集》不是歐陽玄的全集，它只是一部特定時間段內的選集。在這部選集中首先可以看到宋濂(1310—1381)於明洪武十三年(1380)所做的序文，他說：

……公薨二十四年，其孫佑持，持公集二十四卷來，謂濂曰：光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，藏於瀏陽里第，皆毀於兵。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爾……<sup>②</sup>

歐陽玄享年八十四歲，辛卯(1351)至丁酉(1357)是他生命中最後的七年，這就是說他七十七歲之前所做的詩文都不包含在此集內。不僅如此，目前所見到的《圭齋集》比其原本包含的內容還要少很多，因為自這篇序文撰寫之後，保留下來的詩文還在不斷散失。在清乾隆十三年(1748)其十五世孫歐陽啟遠所做的序中，就有很清楚的表述：

……公著作甚富，舊傳文集百餘冊，藏瀏陽南山故居。雖兵燹屢經，而當時揭公僕斯所序者猶四十四卷，至明洪武嗣孫佑持特請序於宋公濂者，僅二十四卷，迨後不百年，止存抄本一十六卷。成化間，防里宗孫銘及弟鏞，徵茲遺文，倩安成劉公鈺校正，彭公時為之跋，鐫板行世。迄今三百年來，惟宋公之序、彭公之跋，而銘、鏞之刻亦絕無存。則此十六卷者，誠所謂碩果蒙泉也……<sup>③</sup>

不僅如此，歐陽玄七十七歲以後的作品也有很多沒有被選編進去，從保存至今的文獻中也可以得到證明。如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北京房山大安山《黑龍潭廟記》，為元至正十四年(1354)十月十五日歐陽玄撰文，楊德庸所書；北京雍和宮豁口《王德常去思碑》，是元至正十五年(1355)三月丙子歐陽玄撰文，王思成書，即未被輯入。這更進一步說明，《圭齋集》僅是歐陽玄後人將他們艱辛保存下來有限資料所作的彙集，大量的特別是歐陽玄早中期的文章詩作已很難尋覓到蹤跡，另有一些幸存下來的作品還未被收集起來。《睽車志》是否就是其中之一呢？

歐陽玄出身正統地位顯赫，像《睽車志》這種俚俗之作，似非其所為。《圭齋集》在明清以來歷次刊刻中，歐陽氏族人都不曾提及更不曾選取過這部小說。《四庫全書》中也只有郭彛的《睽車志》，所謂歐陽玄的同名書也沒有被選入，如果它果真是歐陽玄

的著作，這確實是件很奇怪的事。儘管《睽車志》一直在世上流傳，但與歐陽玄相關的其他各種史料和典籍中，也都沒有提到他們之間有何關聯。曾與歐陽玄共事於史館的危素（1303—1372），為他寫過兩篇傳記：《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》和《圭齋文公傳》，被收集在《圭齋集》的附錄裏，文中都沒有提到他曾經寫過這麼一部書。明宋濂等撰寫的二百一十卷《元史》，其第一百八十二卷歐陽玄傳，只有結尾處提到“有奎齋文集若干卷傳於世”，也隻字未提《睽車志》。清金門詔《補三史藝文志》、盧文弨《補遼金元藝文志》、錢大昕《元史藝文志》，也祇刊載有《圭齋集》。而外民國初年繆荃孫十分仔細地進行了搜集後，輯補了《圭齋集補遺》一卷，主要收有碑文、記、序跋等，也絲毫沒有涉及此事。傅增湘的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十一，記錄有陶宗儀輯《說郛》一百卷，由四種明抄本合成，各卷子目題名清楚，其中也沒有《睽車志》。依此種種情況推測，他們都認為歐陽玄根本就沒有寫過什麼《睽車志》。這是椿不值一提的事。

從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可知，歐陽玄撰寫的《睽車志》，在陶宗儀（1316—？，浙江黃巖人）初輯抄本中並不存在，事實上只是到陶珽續輯《說郛》時纔出現。陶珽，生卒年不詳，雲南姚安人，明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進士，經他續輯後，共增添了五百餘種書附入前編。陶珽本據傳明朝後期有刻本行世，到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洛陽人李際期宛委山堂據以重刊。這個清初本數百年間十分流行，對後世影響很大。1927年張宗祥為新輯的一百卷《說郛》作過一篇序文，文中列舉了不少一百二十卷本編輯的錯誤，雖然沒有直接提到《睽車志》，但他明確指出陶珽續輯之書“杜撰書名，偽標作者，則其他更何足言”，所以經過甄別後將其排除在新輯叢書之外。

根據以上分析，這部《睽車志》原題著者是不可信的，這就如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傳說是歐陽玄撰寫《拯荒事略》的評定一樣，應該都是託名於他的作品。此書著者真實姓名如今已很難查考得到，根據筆者推斷，這位隱名作者似應生活在元末明初時期，因為鬼怪之事代代出新，不會中斷，而書裏沒有元人之後的記錄；另外那時歐陽玄在社會上的名氣還很大，所以假名於他，以便擴大書的影響。儘管如此，這部風趣著作的文學價值是不應被忽視的。它具有精煉語言表達出來的神妙獨特意境，而且廣泛彙集了元朝以前各種各樣有關鬼事的記載，也不失為志怪類小說中的佳作。

偽書與版本作偽不同。所謂歐陽玄撰《睽車志》屬於姚際恆《古今偽書考》五種偽書類型的“偽托撰人”那一類。因此在著錄這部書的著者時，應寫作“佚名撰，原題歐陽玄”纔是。

#### 注釋：

① 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第123頁。

②③ 歐陽玄：《歐陽文公圭齋集》卷首，清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廬陵歐陽傑重刻本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組）